

## 蠹魚

想念着一個遠方的荒城。在那地方停留一整年真够長久，因為寂寞讓時間靜止。一個人的生活極難易安排的，難以改變自己的氣質，那些異鄉人便完成了我的孤獨。感覺似乎衰老了，但仍然有不眠的夜，有惆悵的黃昏，內心的寒涼確是最重的刑罰。感謝天，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。記憶永遠是有所選擇，僅僅把可喜的情景留下，而捨棄多量的煩憂，近來習慣於喧囂和塵土的生活，那座荒城也竟令人想念了。

城中四分之三是田地。我看見自己做了一個清晨的巡遊人，滿脚是泥土，滿身是露珠，禾苗如同美麗的海浪，一直湧到城牆的盡頭。城角才有幾間茅屋，靜靜的，連車輪聲也聽不見。樹下有幾隻沒有看守的驢在散步覓食，我也就正那兒久立不去。有時候是黃昏，我的道路通着那個廣闊的湖沼，水淺不能行船，但月亮把它照得又光輝，又神秘，我守在岸邊，必須等到湖水暗下來夜風使人悚懼的時候。

城外更是無邊際的碧綠了。一輛雙輪車常常載着我走得過於遙遠。村落排得極其稀疏，曠野接着曠野。坐在守墓的滿枝花朵的老樹下，聽蜂叫和鳥叫。隨着健強的牧人們在叢林中漫遊。在橋上向下望

着，覺得不忍離開，就從一條小道走到橋下去，和茂密的蘆葦草葉相親近。然後沿河踏着溼軟的土地走去，直到一個小渡口，上了舊帆船，聽船家講神異的故事。

給我那孤獨吧，但是，也給我那豐富的田野吧。在這都市的城裏住得太久了。田野如夢，似乎再不能相見。在街上，過多的聲音，過多的車馬，過多的同行者，以塵土互相餽贈。在屋裏，一行行陳舊的書籍，每天作重覆的絮談。我是傑克，我是德拉梅爾的鱈魚；

「我厭煩了，啊，厭煩書籍了，」傑克說，

「我想念着綠色的草原

和蔥鬱的紫蘿蘭花，在林裏，

在它們清涼的葉叢間點頭；

我想去看那農夫用闊步

踏過他的茫茫的田畝；

去聽那嘩聲的海水趕着

它們的浪濤向岸邊擊打；

我想去守望那海鷗旋飛而回，

來找牠的棲在岩石上的同伴；  
或者到疲勞的母牛停身的地方  
看牠們寥寂地倚在欄門外。

有的真是已經過去了，

墨水 and 印刷品不能讓它再生。

我又想念起綠的田野來了，

我厭煩書籍了。」傑克說。

# 沙果

雨天裡聽見叫賣沙果的聲音，就覺得在屋中坐不住了。

天空低低的，雨從早晨一直下到下午，中間略有一些間斷，聲音並不沉重，而且帶來輕微的寒涼，雖然院中雜草仍是豐盛的，也令人想到似乎到夏秋之交了。若沒有這一點雨，季節的更替也許就毫無痕跡吧。遠方的信不來，一個完全寂寞的日子。

沒有傘，從屋裏走到家門外身上也淋了一些水滴。開了門看見那正停在門外的賣沙果的人，衣服幾乎全溼了，神色上看來似乎對這小雨不以爲意，那叫賣的聲音更顯得悠長可聽。

「爲甚麼這麼不好看呀。」

「今年水大，果子都淹壞了。看着不好，吃起來倒很好。」

「那麼可以賤一點賣麼？」

「這都是從山裏駛來的，本錢不小哪。」

帶着一堆微紅的沙果回來，放在棹上，屋裏開始有淡淡的香氣了。

對着這些小小的水果覺得有些生疎，是今年第一次看見，也似乎幾年來只有這一次。久已不回家，那山中的小城又早到滿街水果的時候了吧。清早市上就熱鬧起來，一筐接着一筐，都是剛離了枝的，帶着香氣的葉子，鮮艷的顏色上罩着一層白霜。人們的語聲又誠摯，又親切，爭價的事幾乎沒有，過路人也可以揀取幾個不受阻攔，彷彿都覺得既然到了水果成熟的好季節，每人都該分享一點。狹窄的街道上夜間才會寂靜起來，打更人過去之後，只剩下幾棵老槐樹和極其柔和的月光，而對着家門的那個水果攤並沒有撤去，只是每一筐上都有了覆蓋，它們的主人臥在一個廊下，熟睡了。蓋了薄薄的被子，沒有深夜的顧客會去叫醒他。

Y說昨天遇見從家鄉來的人，正是經紀果品的，說下次爲我們裝載一筐沙果來。想着那辛勤的驢從山下果林中出來，走在崎嶇的或泥水陷蹄的路上，從朝刊晚，我們要給它多少感謝呢。

終日的雨。賣沙果的人已經走了。我們思念着而且擔心着我們的運輪者，願意早一點聽見平安的鑼鈴之聲來到門前。